



中国武警特别行动系列丛书

铁血英雄

郝敬堂 主编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中国武警特别行动系列丛书

铁血英雄

郝敬堂 主编

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中国武警特别行动系列丛书

铁血英雄

郝敬堂 主编

人民武警出版社

2007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血英雄/郝敬堂主编.—北京:人民武警出版社,2007.11

(中国武警特别行动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80176-254-2

I. 铁… II. 郝… III. 报告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57819 号

书名:铁血英雄

主编:郝敬堂

出版发行:人民武警出版社

社址: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(100089)

(发行部电话:010-68795350,68471803)

印刷:恒泰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1/16

字数:207 千字

印张:15.875

印数:1-3000

版次:200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5.00 元

目录

Contents



矿井下的枪声 (1)

一名身绑炸药的亡命徒，钻进 350 米的地下矿井，歇斯底里地叫嚣要报复社会。矿井面临灭顶之灾，井下 420 名矿工命悬一线。在此危急之际，武警战士潜入井底，化险为夷。

大爆炸即将发生 (25)

握住英雄的这只手，你的心就会情不自禁地颤抖；握住英雄的这只手，你的灵魂就会得到一次净化；当我们面临人生选择的时候，应该想起这只手……

代号：9898 (46)

根据中央领导指示，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。在广东省委、

省纪委等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下，调集精兵强将从四面八方悄然汇聚到南海之滨的湛江。一场摧枯拉朽、震惊中外的打私大风暴在这里登陆，行动代号：9898。

海上特别行动 (63)

走私活动再蔓延下去，大好的经济发展形势将受到严重破坏。中国高层作出决定：在全国迅速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走私联合行动。支队长李郁临危受命，率部开赴广东沿海地区，开展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反走私特别行动。

血染湘南 (72)

如果人有两次生命，很多人可以成为英雄；然而，生命只有一次，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，用生命搏击死神的人才能称得上英雄。吴宏权就是这样的英雄！

生死三十七秒 (88)

一场生死较量的全过程仅仅用了 37 秒。37 秒，一个短短的一瞬间，在煤城七台河永远地定格：解救人质，击毙顽凶，都在这个短短的一瞬间化为永恒。这 37 秒浓缩了张殿友对人民赤诚的爱，对犯罪分子刻骨的恨。

虎穴追踪 (98)

生长在齐鲁大地，战斗在泰山脚下，战连传自然知道“石敢



当”的传说。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如今在当地百姓中会流传这样一句话：古有石敢当，今有战连传，俺泰山脚下就是出除暴安良的英雄好汉！

巴山神掌 (111)

“我跑了大半个中国，没遇上敌手，没想到在达县这小河沟里翻了船，在一个小个子武警面前败下阵来，他功夫厉害，我佩服！”在公安局预审室，一名被擒获的杀人案犯留下如此感慨。

绝密行动 (122)

中央专案组这样评价刘小宁：……他出生入死，智勇双全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，战斗次次惊险，场场漂亮，为“远华大案”告破立下汗马功劳，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！

“刘大侠”传奇 (135)

刘新茂，外号“刘大侠”，人称“扒手克星”。

火眼金睛、手眼通天、穿墙遁迹擒盗有术……关于他的传说近乎神话。其实，他不是神，不过，倒也称得上一个有神秘色彩的传奇人物。

白山猎手 (160)

虎背熊腰，虎威浩荡，虎口拔牙，虎口余生……张锁明，人称“白山虎”。

不法分子身绑炸药，持杀猪刀劫持人质，大有炸平庐山之势。突闻“白山虎”来了，案犯打开窗子，扔出凶器，放出人质，束手就擒。

捣毁地下“兵工厂” (170)

新疆某暴力恐怖组织，疯狂制造暴力事件。经公安部门侦查，该组织所用的枪支弹药来自甘肃临夏。甘肃省的领导震惊了，公安部的领导震惊了，下决心要铲除这一危害社会的毒瘤。苏伟奉命带队出征……

善恶之战 (191)

这是一场面对面的战斗。
这是一场生与死的考验。
疯狂的犯罪分子一手紧紧锁住人质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持枪抵住李效武的脑门……

此刻，英雄显出惊人的镇静；

此刻，死神露出可怕的狰狞……

十五米血路的见证 (203)

面对邪恶，有人望而却步；

面对邪恶，有人挺身而出；

为了战胜邪恶，总有愿为正义而不顾性命的英雄……



西域英豪 (211)

在西部边城格尔木，高军强这个名字令犯罪分子闻风丧胆。曾有人悬赏百万取下他的脑袋……高军强闻听后，淡淡一笑说：我这颗人头没那么值钱，只要人民需要它，我随时可以将它奉献！

淮南除霸 (222)

他身高不过 1.65 米，体重 60 公斤，但在总队军事比武中却夺得 5 个单项第一；

他看上去并不强壮，而人高马大的犯罪分子在他面前却心惊胆战；

在江淮大地，900 万阜阳人民争相传颂着他的英雄事迹
.....

血色黄昏 (235)

平凡的人生，不平凡的业绩。在张丙德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，他怀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，对犯罪分子的无比痛恨，出生入死，除暴安良，以传奇般的经历书写了“虎胆英雄”的人生篇章。



矿井下的枪声

武警枣庄市支队值班室。再过半小时，作训股参谋孙志强就要交班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。

孙志强迅速抓起话筒，扣在耳朵根子上。

电话里的声音异常急促。听上去，发话人的周围很嘈杂。

“请您大声点，把情况说明白一点。”孙志强提高了嗓门儿。

这是一个来自枣庄滕州徐庄煤矿的紧急通报：在350多米深的矿井下，一名矿工在领取了作业炸药6公斤、2枚雷管后，在靠近副井口的矿道里将自己封闭起来，用矿灯电源制成了两个爆炸装置，俗话叫做“炮头”，捆在了腰间，扬言要炸毁矿井，报复社会。

孙志强同时得知，就近驻守的枣庄支队七中队官兵已经赶到徐庄煤矿待命。

孙志强不由得打了个冷战，感觉有一股冷气从胸口上窜，堵在喉咙边，凝成阻碍呼吸的冰块。

孙志强拨通了支队长田德收的手机。

习惯早起的田德收支队长已经起床，正准备出门晨练。孙志强把正在徐庄煤矿发生的一切，向他作了简要汇报。又说，“七中队的人已经到位了。”

田德收支队长立即指示他：“你马上把情况报告给高怀仕政委。目前，我们对徐庄煤矿的情况心里也没有数，告诉他们，部队不能贸然行动。你马上找个人替你值班，简单做个准备，跟我去事发

现场。”

自打到枣庄支队任职以来,每次指挥处置突发事件,田德收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孙志强带上。

二

“齐楚今何在,犹有滕国名。”如果说枣庄是个大煤城,那么枣庄所属的滕州就是个小煤城了。这里,不仅以煤著称于世,还是铁道游击队的故乡。英勇的煤城儿女曾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敌篇章。

像往常一样,晚上当班的矿工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紧张地忙碌着,矿道里不时响起煤车滑过铁轨的声音。谁也不会想到,一场从天而降的危险正向他们悄然逼近。

此时,孙志强跟随支队长田德收、政委高怀仕率领的突击小分队,已经赶到徐庄煤矿。

临时成立的联合指挥部里,一股紧张的气氛弥漫开来。人们说话的语气加重了几分。有人从身上摸出一根烟,想抽上一口,又揉碎在手里。孙志强把这个细节看在眼里,但他的目光又很快落在了跟前的电视监控屏幕上。监控设备覆盖了整个矿井及每个矿道。

(原始电视监控录像资料,吕尚宾的录音):他妈的,我活够了!炸了这个矿,你们给我陪葬吧!

在路上,尽管孙志强有了一些心理准备。此时此刻,望着电视监控框定的画面,他的胸口还是抖了一下,下意识地用手摁了摁别在腰带上的手枪。

吕尚宾的叫喊声,不时地从矿道里传来,有些能听得清,有些含含糊糊。他的上衣敞开一半,露出捆在腰上的爆炸装置,昂着头,在停放着煤车和其他作业工具的矿道里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动,还



不时地被横在矿道里的铁轨绊一下,让人看着手心发凉。画面上,突然出现一个矿工,大着胆子从他的身边走过,似乎是想去劝吕尚宾。他偏着头,梗起脖子,架起胳膊。矿友被吓走了。之后,再也没有谁接近他了。

凌晨的矿山泛起阵阵凉意,一股冷风灌入屋内。指挥部里,煞白的灯光下,孙志强觉得燥热难耐。他的目光偶尔停留在某个猩红的烟头上。似乎一个火星就能将这里紧张的空气引爆。

一位听到凶讯匆匆赶到矿井的老矿工说:“作孽哦,俺们矿山要遭大灾难了。”

据矿山领导介绍:吕尚宾自制的爆炸装置并不足以炸毁整个矿井,但可怕的是,在50米范围内的同一作业面、不同矿道作业的,还有422名矿工,离事发点40米处的炸药库存放了1000枚雷管、3吨炸药。如果吕某引爆装置,空间越小爆炸的威力越大。加之吕某离炸药库很近,万一冲击波引起炸药库爆炸,同时引发瓦斯爆炸,并毁人亡的巨大惨剧将在顷刻发生。事实上,他还控制住了供矿井照明、通风的变电所和中央泵房。

从留下来的监控录像资料,可以把时间回溯到吕尚宾开始实施犯罪的那一段真实过程。

在靠近副井口的矿道里,吕尚宾正在紧张地制作爆炸装置。他一会儿坐着一会儿站着,两只手麻利地把电线绕来绕去,还不时地用牙咬住电线,做协助工作。看上去,动作非常熟练。无疑,他的爆炸技术很好。这时,只见他又把制作完成的爆炸装置往腰上捆绑。为固定住,他把衣襟拴成一个结,将爆炸装置兜得严严实实的。

是什么原因促使22岁的吕尚宾意欲走上一条不归路呢?从关于他的一些经历、行为中可以捕捉到端倪。

9岁那年,他的父母离异了。他的性格从此变得孤僻偏激。后来在社会上游荡,被劳教过。在他看来,真正疼爱他的人,只有他那在威海的姐姐。据矿友反映,事发几天前,因为一件小事,他突然与

姐姐在电话里闹翻了，情绪很不正常。再加上作为矿上的新人，他总觉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，活干多了，好处少得了，等等。在夜间替人代班时，已变得悲观厌世的他决定炸井报复。

枣矿集团董事长蒋伟也在指挥部。田德收支队长问道：“老蒋，瓦斯爆炸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？”

“这样说吧。瓦斯爆炸产生的高温高压，促使爆源附近的气体以极大的速度向外冲击，造成人员伤亡，破坏矿道和器材设施，扬起大量煤尘并使之参与爆炸，产生更大的破坏力。另外，爆炸后生成大量的有害气体，还会造成人员中毒死亡。”

“那么，瓦斯爆炸的条件是什么呢？”

蒋董事长如是这般地说了说。末了又语气沉重地说，“也就是说，我们的脚下已经踩着一个‘巴尔干火药桶’了。”

站在一旁的孙志强听得明明白白。他的脸上掠过一丝不安。

三

监控屏幕上出现的吕尚宾，个头足足有一米八，显得很壮实。他走近镜头时，孙志强仔细看上去，年轻的脸庞上还残留着某种稚气。

吕尚宾进进出出电话间，时而拿起电话，时而又放下。

通过电话，高怀仕政委劝导吕尚宾，语气诚恳：“吕尚宾，你有什么条件就提出来，能满足的我们一定满足，你不要乱来！吕尚宾，你千万不要冲动。你有父母，还有朋友，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你还年轻，要珍惜生命，你有什么要求就提出来，我们想办法一块解决。”

但这个家伙没提任何条件或要求。这让人大惑不解。这和别的亡命徒很不相同。

关于吕尚宾为什么铤而走险，唯一掌握的情况，就是前面提到



的,由于他和姐姐闹了矛盾,本来姐姐说好了的要来看他,电话里生了气,也不肯来了。

吕尚宾不厌诈。吕尚宾一接起电话,劝导工作就锲而不舍地做下去。为了稳住吕某,田德收支队长对他说道:“我们和你的姐姐已经联系上了,不过她从威海赶到枣庄,得有七、八个小时,你要耐心一点。”

吕尚宾哪有什么耐心,没有答话,“啪”的一声,把电话挂了。

吕尚宾又从电话间里拐了出来,进入矿道。指挥部的人们望着监控屏幕,面面相觑。

电话再打下去,不管铃声响多长时间,吕尚宾就是无动于衷,没再走进电话间。

(根据原始电视监控录像资料,吕尚宾的录音):谁要靠近我,我就炸!

吕尚宾的腮帮子撑得大开,狂吼一声高过一声,零乱的脚步横七竖八地划过地面,动作就像误撞误打的野牛,又像随时都要撒野的醉汉。

孙志强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但他很快恢复了镇静,目光偶尔落在田德收支队长坚毅的脸上。

此时,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小时。吕尚宾焦躁不安的情绪一直没有得到缓解。最坏的结果随时都有可能发生。

指挥部一边安排在井下带班的组长和吕尚宾的工友设法接近他,一有机会就对他进行劝解,一边依然通过电话和他联系上。只要最坏的结果还没有发生,拖住一秒是一秒。

(采访高怀仕政委录音):我们的处置原则是确保井下400多名矿工的安全,争取能做吕尚宾的劝解工作,不管有没有希望,我

们要百分之百地努力,把损失减少到最小的程度。

有那么一小会,吕尚宾的情绪似乎有些平稳。他在四处张望了一下后,慢慢地向副井口的电梯方向走去。

“咦,这家伙想干什么?”监控屏幕前,有人轻声嘀咕了一句。

吕尚宾进了电梯。每个人都屏住呼吸,眼睛一刻不离地盯住监控屏幕。

“看来,这家伙要乘电梯上井了。”有人说。

“就等这么个机会,吕尚宾一上井就好办。”有人说。

指挥部命令官兵们做好战斗的准备。不出片刻,副井口被围了个严严实实。一旦吕尚宾走出电梯,就立刻抓捕他。

四

“怎么会是这样呢?!”有人惊呼。孙志强倒抽了一口凉气。

原来,吕尚宾走进电梯后,并没有返回地面,而是从身上取下一个爆炸装置,也就是“炮头”,把它安放在副井口的电梯上。然后,转身返回了矿道。这样一来,副井口的上下通道就被他封控了。

吕尚宾不再接电话。他也没闲着,扔掉手里的铁锹,伸出右手,左一下、右一下,扯断掉附在矿道壁上的电源线,嘴里含糊不清地骂骂咧咧,嗓门很大。一会儿,又对着镜头,扬言要井下的人给他陪葬。

劝导无效。预想落空。

“再也拖不起时间了!”田德收支队长说。

“接下来,该怎么办呢?”有人问。

此时的孙志强,知道自己该提前干些什么了。他静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,做了一个深呼吸,从枪套里拔出一把五四式手枪。那是一把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手枪,实际上成了他的专用枪。



五

一个人找死还不容易,还要找这么多垫背的,太可恶了。人们愤慨地议论着。

指挥部里,有人抽烟抽得很凶,但谁也顾不上呛人的烟味。气氛让人感到窒息。

“看来,只能采取非常措施了。”田德收支队长说道。指挥部在认真分析形势后,果断下达了“在井下伺机制伏或击毙吕尚宾”的战斗决心。

谁都知道,矿井下的地形错综复杂,有如迷宫。参加这次处置行动的官兵,几乎都没有过下矿井的经验。孙志强也只是在电视上见过两眼矿井。仅此而已。

“矿长,请你画一下矿井下的地形。”田德收支队长说。

一会儿工夫,一张大白纸上,出现了一张清晰的草图。以吕尚宾和他所在的封闭空间为基准区域,西边为工作区,西南边为炸药库,南边连着一个电话间,北边紧挨一个变电所,西边靠近连接矿道的副井口,穿过两个大小矿道连接主井口。只有主井口离事发地点较远。

“煤挖到哪里,矿道延伸到哪里。用‘节外生枝’来形容矿井下的地形倒是很恰当,用‘盘根错节’来形容也可以。有些矿道走来走去又有新的矿道出现,有些矿道走进去就是‘死胡同’。”这位矿长指着草图说。

田德收支队长又问:“这家伙会怎么引爆炸药?”

矿长回答:“他用矿灯作爆炸装置,两只手一对就响了。”

有人插话:“就这么简单?”

矿长回答:“就这么简单。”

突然,田德收支队长回过头,冷不丁地问了一句站在一旁的孙

志强：“你都明白的吗？”

“明白了，支队长。”

（采访田德收支队长录音）：当时，我们指挥部确定了三套方案，第一套方案是劝降，这一套方案应该说是最好的。这样既不会造成后果，也不会造成大的影响。第二套方案是将歹徒引到井口，我们再把他们击毙。但前两套方案已经无法实施。只剩下第三套方案，我们派人化装下井，随机处置。

情况必须得到控制，但实施井下击毙并非易事。指挥部里，简短的讨论紧张地进行。

孙志强静静地站在一旁，眼睛一眨不眨，把每一个字都听进耳朵里。屋内呛人的烟味让他这个“老烟民”有了一种冲动。他不由得直了直腰，挺了挺肩膀，让自己振作一下精神，毕竟刚刚值了大半夜的班。

“这样，我们派三个人下去，从三个方向打，容易击中目标。要是情况允许，冲过去打都可以，那家伙根本反应不过来，只需要三到四秒钟足够了。”田德收支队长说。

点兵的時刻到了！

矿井外的一块空地上，田支队长迅速将目光扫过每一个突击队员的脸上，又迅速收拢目光，与高怀仕政委对视了片刻，几乎同时说道：“孙志强带人下井！”

尽管这一决定不出孙志强的意外，但他还是震了一下。接着，他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
孙志强为主攻手，另外五中队中队长王召军、七中队中队长陈官胜为副攻手。

三个人的手在一起紧紧地握了握，以示相互鼓劲，并开始做下井的准备。